



修路到也疆

刘伍 罗昆禾 作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修路到邊疆

劉 伍 羅昆禾作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西安

715.8
674

內 容 提 要



這本書收集了兩篇報道青藏公路築路情況的文章。這兩篇通訊，通過動人心弦的事例，反映了英雄的築路部隊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，他們以怎樣的勞動熱情和智慧克服了各種難以想像的困難，終於勝利的提前完成了築路任務，把祖國的首都和遙遠的邊疆連接了起來。

修 路 到 邊 疆

劉 伍 羅 昆 禾 作

*

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）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

陝西省財政廳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

*

787×1092 1/32 • 1印張 • 20,280字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00 定價：（6）一角一分

統一書號：T10094·17

目 錄

- 一 青藏公路見聞 刘 伍 (1)
 - 從西寧至噶爾穆 (1)
 - 愛及利溝口 (5)
 - 雪水河 (8)
 - 天涯橋 (12)
 - 那赤台 (16)
- 二 青藏公路記事 羅昆禾 (19)
 - 長江源頭 (19)
 - 烏麗 (21)
 - 「戰勝唐古拉」 (23)
 - 羊八井 (25)

青藏公路見聞

劉 伍

從西寧至噶爾穆

一九五四年青藏公路的施工修建，實際上是從柴達木盆地的噶爾穆開始的。從西寧至噶爾穆，這一段共長八百四十五公里，原來已經通車。所以我們是坐着汽車去的。

五月初，我們從西寧出發，公路兩旁綠柳成蔭，青蔥遍野，大河小溪，淙淙作響。山坡上，各色的鮮花傳來了芬芳的香味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，舉着紅旗，愉快地在田間勞動着。

經過湟源縣城不遠，汽車就爬上日月山，山上有一座古石碑，上面「日月山」三個大字還隱隱可辨，其餘的小字都已看不清了。另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青海軍區為紀念部隊修築青藏公路，新建大石碑一座，雄偉的立于山頂路旁，巍然壯觀。山下有一條河，是從東流來往西注入青海湖的，叫做倒淌河。此地傳說，是唐代文成公主嫁給藏王松贊崗布時，路過這裏，換轎改為乘馬，因她在此思念唐室，傷心下淚，而使天愁地悲，河水倒流，這樣才稱為倒淌河的。

慕政委經過這裏曾寫詩一首：

「日月山，日月山，

進入草原第一關，

當年文成從此過，

滿心憂傷別情難；

我今高原修國道，

揮臂削平青草灘。」

日月山自古稱為「草原大門」，因為一翻過日月山，就進入所謂「多見野獸少見人」的草原地區了。但解放後這裏已完全改變了原來那種荒涼的面貌，倒淌河現在是青康、青藏兩條公路的接合點，以這條河命名的一座市鎮已經建立起好幾年了，市內的郵政、車站、客店、飯館……也都應有盡有了。

離開倒淌河不遠，汽車就沿着美麗的青海湖濱飛馳，深藍色的湖水不斷拍打着堤岸；成隊結夥的水鴨和白鷺在水上浮游着；湖旁一片一片的牛、羊群，不時出沒在深深的草叢中，牧羊姑娘的歌聲，在草原的晴空裏飄盪着……。行人們置身于這種海天壯闊的景色之中，真是說不盡的心曠神怡啊！

繞過湖濱，再翻過卡崗茨牙壑（因此地夏季路軟，駕駛員們稱為橡皮山），迎面便遠遠看見一片白色的平灘，望去好像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閃着銀光的湖面，這就是青海省著名的鹽庫——茶卡。茶卡是藏語「鹽池」的意思，所以這地方也有人叫鹽池。鹽池的面積，據說是乘着快馬要跑一日一夜才可以跑完一週。鹽的蘊藏量是相當豐富的，從池子裏挖出來就是非常好的鹽粒，而且挖出鹽來幾天之後，它又原樣的長滿了鹽；現在只有十幾名工人參加挖鹽，每天即可取鹽十萬斤左右。可惜交通不便，生產多了就無法運出去。我們聽見這種情形，就更想到迅速修好公路是多麼重要啊！

我們到了察汗烏蘇（都蘭）的時候，遠遠就看見海西蒙、藏、哈薩克族聯合自治政府大門上的國徽，在陽光下閃耀着紅色的光芒。幾條街道上已長起一排一排的楊柳樹，熙熙攘攘穿着各色各式衣裳的人群，圍着幾輛剛由西寧開來的長途旅行汽車，在愉快地談笑。我們晚上住在很舒適的旅舍裏，還有新修的浴室可以洗澡，真是想不到的稱心如意的享受，

可是據說，這裏三年以前還是沒有人烟的地方呢！

從察汗烏蘇出發走六十公里，就到了香日得，附近多是新開墾出來的良田和渠道，週圍一片綠茵茵的農作物，長得非常茂盛。這裏是柴達木盆地的門戶，盆地內及海西地區各族人民的土產品多在此集散，這裏已經形成一座草原上新興的中心市鎮了。蒙族縣自治政府和貿易公司等機關，已經在街上蓋起許多新房舍；班禪額爾德尼在這裏也設有辦事處。我們在西藏運輸總隊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趕往噶爾穆了。

從香日得至噶爾穆三百四十二公里這一段路是一九五三年冬天，經西藏運輸總隊和青海省交通處整補搶修後才通車的。公路順着柴達木盆地南沿向西伸延，不斷穿行在葦草林和沙柳叢中；有些地方則是一抹平坦的戈壁灘，同志們把它叫「天然飛機場」；有些地方則是一排一排的帳房和農田，蒙藏小學的學生們在愉快地歌唱着；汽車走過時，週圍不斷有很多野馬、黃羊等跟着汽車賽跑，和很多山雀、野鷄等在林子裏啼叫。站在汽車上極目遠望，面前展開一望無垠的原野，過去聽見說「不到西北高原上來，就不知道我們祖國的遼闊廣大。」今天才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意味。

當我們遠遠望見有一片房舍密佈、炊烟四起的繁華地方時，我還疑心又是看見了戈壁灘上「海市蜃樓」的幻景，因為這兩天在盆地裏看見這種幻景太多了，但坐在旁邊的王林飛同志告訴我說：「那就是噶爾穆。」

噶爾穆，在我們部隊一九五一年進入草原的時候，還是一片千里無人烟的荒野。但是今天卻已經是一座熱鬧的帳篷城市了。一九五二年秋，青海省人民政府派了工作隊，把受國民黨匪幫逼迫逃散在各地的二百多戶哈薩克族同胞，召回

到他們原來生活過的這個地區，幫助他們安家生產。我們路過這裏時，正在籌備建立阿爾頓曲克（哈語「金山」之意）哈薩克自治區政府；另外還有很多負責勘測工作的單位，都在緊張的進行工作。等到我們修完青藏公路返回來再一看，這塊肥美的草原，已大大的變樣了。

這裏現在是青藏公路和青新公路（青海至新疆南部）的匯合點。另外從這裏往北，正在興修一條通向甘肅省敦煌縣的公路；此路完成，玉門的石油即可直運拉薩，免去繞道蘭州約兩千公里的路程。

爲了支援柴達木盆地的開發，青海省人民委員會在這裏設立了「柴達木辦公室」。爲了供應開發人員的食糧、蔬菜，在這裏建立了一座有兩千多人的「噶爾穆農場」。爲了利用崑崙山中的水利，省水利局派來大批工作人員測量水源。……另外還有煤礦勘察隊、荒地勘察隊、石油勘察隊、汽車修理站，以及幾條公路的養護管理機構、銀行、貿易部門的工作小組都集合在這條噶爾穆河的兩岸來了。

一排一排各式各樣的帳篷，星羅棋佈的紮在這一片剛翻了身的土地上，田野裏到處豎立起飄揚着紅旗的標竿。水磨、倉庫、磚窯……一棟一棟的新房子開始建築起來。運往柴達木各地和運往西藏的大批物資：機械、農具、藥品、糧食、油料等，堆積得像小山一樣，陸續從這裏起運。絡繹不絕的汽車隊，載着來自各地的地質工作人員，載着勘測和鑽探用的各種器械，載着各種工具和生活用品，日以繼夜地從這裏往來奔馳。蒙、藏、回、哈薩克各族人民的駱駝隊，馬幫和牦牛群，也陸續不斷地奔忙在這一帶的草地和樹叢裏。到處都能聽見建設者愉快的歌聲，噶爾穆真是沸騰起來了。

青藏公路養護管理處的魏承叔同志，已經是上六十歲的人了，他兩年來在噶爾穆曾研究和培植出來五十多種蔬菜、花木和糧食。他寫了一首詩來表述自己熱愛草原的心情：

「噶爾穆草原開良田，
五谷蔬菜種齊全，
培植各種鮮花草，
桃李蘋果香滿園；
再過三年或五載，
萬紫千紅賽江南。」

噶爾穆真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地方，每當夜晚將臨的時候，汽車修理站的馬達聲震盪着草原，各個帳篷頂上的擴音器放送着優美的音樂，辛勤勞動了一天的人們，遙望着廣漠無邊的大地，聽着清心悅耳的樂曲，都不禁想到：我們祖國是多麼遼闊啊！我們祖國建設得又是多麼快啊！我們祖國的明天將是多麼的光明幸福啊！

愛及利溝口

站在噶爾穆往南望去，巍峨的崑崙山就擋住了我們的視線，一個山谷出口的地方，豎立着許多參差不齊的紅色的孤峯，那裏就是愛及利溝口，青藏公路就要從那裏修出去。

開始我們用眼睛看到溝口的這一段距離，王林飛同志問我：「你估計這一段有多長？」

我說：「最多不過五公里。」

王林飛同志笑了：「你的肉眼測量法，到戈壁灘上就不靈驗了。」此地有一句成語說「看見山，跑死馬。」原來這

一段距離有四十公里呢。

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一日，青藏公路噶爾穆至拉薩段的修建工程，開始是回族共產黨員馬珍同志帶領的第一工程隊，在這個愛及利溝口，挖出了第一畝土。

從噶爾穆出來的四十公里路，是用不着花大功夫去修的，做個記號只要不迷失方向就可以開汽車了。（這種路在沿綫占百分之四十）同志們把這種路叫：「天然一級公路」；還有的同志說：「這公路別說是雨水冲不坍，汽車壓不塌，就是把重坦克開過來，也壓不動它。」

但是這個愛及利溝口，卻不是那樣好修了。三十多公尺高立陡的懸崖，下邊是滔滔的急水，公路就要從這崖上修過去。這個崖的土質太難對付，這種土，工程師把它叫「間隔土」，同志們把它叫「鏽砂石」，也有叫「天然混凝土」的。就是石塊、砂子、黏土混合在一起，經過多少年的冲積凝結，而成為一種非常堅硬的固體。第一工程隊的一百三十五個同志，這時候所用的工具只有鐵鍬和十字鎬，拿了這樣的工具來和這樣的土質戰鬥，困難顯然是很大的。然而同志們沒有為這個困難所嚇倒，而用英勇機智的勞動精神戰勝了它。

鐵鍬根本挖不動這種「天然混凝土」，大家就用十字鎬鑿，十字鎬鑿上去只是一個青印，白天也能看見冒火花，掄上半天鑿不下拳頭大一塊。大家就動腦筋，想出用「分割」「掏窩」「撬大塊」「分進合擊」……等辦法去砍着挖。鋒利的鎬頭，砍不到一會就磨禿了，大家就一個人帶着幾把鐵鎬輪換着用；白天砍一天，晚上還要打鐵修工具。手震裂了，用布纏起來幹。臂膊震腫了，還咬着牙堅持幹。同志們都提出：「這是我們修青藏公路的第一砲，一定要打響。」「堅

決打通愛及利溝口，不能把後面修路的同志們擋住。」

這時候，西北軍區派來的工兵組，也趕到溝口工地來了，更增加了大家戰鬥的信心。于是就一面用炸藥炸，一面用十字鎬鑿；上工的時候打眼，下了工放砲，工程緊張地向前推進了。

同志們這時候不但要和「鏽砂石崖」戰鬥，並且還要和這地方特別多得驚人的蚊子進行戰鬥。人們向空中一伸手，就可以抓到幾十個灰色的「鐵嘴蚊子」，在人們週圍的空間裏，差不多被這種可惡的動物塞滿了。蚊子有時咬得人急得要發瘋；有時咬得人不能吃飯和睡覺；有時咬得人滿身流血……。但是，蚊子再咬也不能妨礙修路工程，同志們有的戴着面罩工作，有的在平時被咬得受不住，就在刮風和下雨的時候加工；有的在白天被咬得受不住，就在晚上去加工。譬如從甘肅民勤縣來的回民青年趙漢章，他就在晚上脫了衣裳在工地上幹活，大家把他叫「夜戰馬超」。

一九五四年的農曆五月，正是回教的「封齋」期。第一工程隊裏的回族同志占百分之七十多，修路總隊部提出要他們舉行封齋。但是他們想到：要是一個月的時間內白天不吃飯，那太影響作工了。他們經過仔細討論，向上級寫信說：「修公路是各族人民的大事，是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。我們努力修路，是表現我們愛祖國，也就是表現我們愛教……」

「我們全體願意今年不舉行封齋，我們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表示對自己回教的忠誠……。」上級雖然接到了他們這樣誠懇的請求書，但還是考慮到尊重兄弟民族風俗習慣的重要，再一次地和全體回族同志商量討論，後來他們自己提出舉行一次「禮拜」，作為他們的封齋儀式，就算度過今年的封齋期了。

這一天，總隊部專門給回族同志放了一天假，馬真同志領着所有的回族同志們，上到山頂上，面向西南作了虔誠的禮拜。隊上其它各族的同志們，這天提出來「爲了祝賀回族同志們的佳節，幫他們加班作工」。總隊部給每個隊的回族同志，各送了一條牛，來慶賀他們過節。但回族同志們殺了牛却一定要全隊人都一齊吃。

在這遙遠的祖國高原上，在這進行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地上，各族人民表現出了親密的友愛和團結，這種友愛和團結，匯成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。愛及利溝口的「鏽砂石崖」，就在這種力量的面前，迅速地被征服了。青藏公路，也在這種力量面前，迅速地完全打通了。

雪 水 河

「雪水河」，這個地名也和青藏公路上其他很多地方的名字一樣——地圖上沒有它，但來到青藏高原上的每一個人人都知道它。因爲很多山川河流的名字，都是靠着修路的人們給它起的，原來根本沒有人知道它該叫什麼。比如：「天涯橋」「十二步山」「風火山」「烏麗湖」「開心嶺」「臭水河」……等，都是修路的人給它們起的。到青藏公路上來的人，不但都知道和公認了這些名字，而且還都可以講出這些名字的由來和含義。

從愛及利溝口前行約四十公里，在一道曲折深邃的峽谷裏，有一條湍急的河水流過，這條水雖然不很大，但汽車要渡過去還是不行的。人們只得下到河水裏，去修好一道過水路面（大家叫「漏水橋」）。已經是六七月的天氣了，可是這條水還冰得人們的腿上起雞皮皸，有時水裏還漂流着冰屑；

因為這是布爾汗布達山裏流出來的化雪水，而且是從這崎嶇陰暗不見天日的峽谷裏流出來的，所以特別冰冷，同志們就把這條河的名字叫成「雪水河」。

公路不僅是要跨過這條河，并且要跨過這一道峽谷；峽谷兩邊崖的高度，都在三十五公尺以上，這個崖的土質，比起愛及利溝口「鏽砂石崖」的硬度來，是有過之無不及的。要在雪水河兩岸這樣的「狼牙絕壁」上，一上一下的打掉兩萬多方比石頭還硬的「間隔土」，而開出一條通行汽車的大道，這對於一支完全沒有機械裝備的修路隊伍來說，不能不是一件非常艱巨的任務。

當然，高原上修路的英雄們，不會為這個「艱巨」而被阻擋住的，而且各隊都爭先恐後的要求去參加這次「大會戰」。首先把這個任務搶到手的，是共產黨員王志明同志領導的第五工程隊；接着，王德明同志帶着第四工程隊也來到雪水河工地了。四百多名勇敢的突擊手，向着這頑強險惡的冰水和懸崖，展開了猛烈的戰鬥。

要打通雪水河的工程，原來領導上預計得用三個月的時間。所以一開始大家都在這裏作了長期的準備：營地裏豎起了黑板報；帳篷前設了碗盆架；鐵工組、木工組都擺好攤子，砍回紅柳自己燒木炭打鐵用……。隊部的小趙還和王兆祥同志開玩笑說：「王老，把你的老伴也接來吧，在這山溝裏安家來頂避風。」王兆祥同志說：「不用再接了，咱們這一家子人已經够多啦。」同志們還都想着：在這裏用時間來換取勝利；但是，任務的變化，把他們的時間奪走了。

這天，工地裏人們正在緊張地勞動着，忽然看見大隊長宋劍伯同志急急地來了；他戴着一付茶色的眼鏡，手裏撐着

一把傘，騎在駱駝上一搖一擺的。小趙離老遠就喊着說：「你們看，宋大隊長真像算卦先生來了。」

宋劍伯同志說：「我就是算卦的，我算着你們在這裏時間長不了。」

大家一聽，就知道他這是話裏有話。原來他帶來了總隊部的命令：因為迎接班禪額爾德尼過此赴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要在「八一」以前通車霍霍西里，所以慕政委提出：「爭取二十天之內，完成雪水河工程。」

三個月的時間縮成二十天了，這就需要每一個人拿出最大的勞動強度和智慧，來克服一切困難。

爲了增強力量，包麟同志帶領的第六工程隊也趕來參加。但是地面不大，人多了工作更不好展開。所以就採用輪班、日夜班、人休息工具不休息等辦法。大家把這種辦法叫做：「歌人不歇馬，加工不加點」。就這樣，第四和第五工程隊修北面崖，第六工程隊修南面崖；在雪水河兩岸對紮營盤，開展了勞動競賽，交換着每時每刻在工程中取得的經驗，傳播着各自勝利的消息……。這個崑崙山脚下亘古以來死寂的峽谷裏，被日日夜夜發出狂風暴雨般勞動的聲音，震撼得山搖地動了。

在這支勞動大隊裏帶着頭的，是以共產黨員黃有元同志爲首的「先鋒組」，他們十個人一組挖「鑄砂石」，原來一天砍不下一立方；但經過他們的鑽研和苦幹，最高記錄全組一天打到四十五立方，也就是說他們把打石方的效率提高了四十五倍。各隊都派人到他們組來參觀學習，組上的吳天貴、胡天緒、劉普蘭、宋長安等同志，也分頭到別的組去幫助推廣經驗，這樣就迅速地帶動了整個工程的飛躍前進。最後全組贏得了一面光輝的紅旗，並集體榮立大功一次。

這個先鋒組還有兩名最出色的突擊手，需要特別介紹一下，他們的名字叫楊登瀛、楊登福——是親兄弟兩個，一塊自願報名來參加修路的。他們到了雪水河工地上，兩個人晚上在帳篷外面作了一次談話。

哥哥先說：「這次修路是爲了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，咱年輕人要特別出力氣，多幫助年紀大的同志，我們多吃點苦不算什麼。」

弟弟回答：「我保證在修路中不落人後。」

.....

這兩個回民兄弟，就在工地上默默地展開了勞動競賽，真是像指導員王仕祿同志表揚他倆人的話：「是一對英雄，兩條好漢」。楊登瀛是青年團員，團支部讓他多幫助楊登福，他就又和弟弟談了好幾次話：

「現在是工人農民的天下，咱們修路也是爲了咱們自己，如今青年人都要爭取自己有個光明的前途。」

「是啊！我早想加入團，就是不知道該怎麼作。」

「你這一向就作的很好，今後你看着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怎麼做，你就怎麼做。」

.....

這兩位來自甘肅同心縣鄉村裏的農民弟兄，在祖國高原上的建設事業中，決心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；因爲他們從這個艱苦的事業中，看到了祖國光明和幸福的未來，而這光明和幸福是和自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。

楊登瀛在鑿「鏹砂石」時，一天把準備好的幾把洋鎬都用禿了，他就把釘帳篷的鐵鍬子拿來當鋼鉗用，反正他是一刻也不能閒着。楊登福挖石方磨得手指和手心都潰爛了，手

板腫得有一寸多厚，但他還要用手腕把鐵鍬撬在膝蓋上來挖土。指導員下命令要他去休養，但他過了一會又去撿石子了。他說：「我在帳篷裏一聽見工具響就坐不住。」「我看見給前面運來修橋的木料擋在這兒過不去了，我想着給前面修路同志們運不上去米麵和油鹽……，心裏就難過得像刀子扎，我怎麼能休養呢！」

其實，這些話也就是雪水河工地上每個人的話；這種心情也就是這裏每個人的心情。正因為每一個人都捲入了這一場忘我的勞動，正因為集體的英雄主義發揮了巨大的力量，才使得這狹窄的峽谷，迅速地被英雄們征服了。才使得三個月的工程，只用二十天就全部完成了。

因為在這裏大家出的力量是空前的；因為這個工程完成的速度是出人意外的；因為在這裏開闢的土地是亙古以來無人過問的……。所以同志們說：「我們是以『破天荒』的成績在這裏『破天荒』」。

因為「破天荒」這個名詞，在這裏找到了它幾種的解釋，所以至今人們還把雪水河，稱為「破天荒工地」。

天 涯 橋

「天涯橋」，是這次所有青藏公路修建工程中唯一的一座新修的橋梁。就是說在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上，除了這座橋以外，再沒有修別的橋梁。因為公路在別的河流上，都是鋪了臨時的過水路面，先行通車。但到這裏，是無論如何也沒辦法鋪過去了。

這裏是達布增河和舒嘎果勒河匯流後的出口，澎湃的流

水順着山勢沖擊下來，在一道石崖旁邊沖成一條水槽；不知經過多少年，這個水槽竟被急流沖刷成一道深不可測的石谷。

「天涯橋」就是從這個深谷上橫跨過去的。

這麼一說，也許有人以為這個橋一定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建築物；其實它不過是一個八公尺長的小木橋。修路同志們之所以喜歡談起這座橋的原因，主要不在它的大小，而因為它是在一種很難想像的困難條件下架起來的。

當時慕政委帶着工兵組的王鴻恩同志，徒步走了五十多里路來到這個深谷邊上，看着面前怪石嶙峋的山崖，聽着腳下震耳欲聾的水響，兩個人心裏都不免有些發愁。就是這一條黑洞洞的深谷，要有個會徒手跳遠的運動員，一縱身也就可以跳過去。但汽車不是運動員不會跳遠，非架起一座橋是怎麼也過不去的。

橋雖然小，但是橋的高度却是極少看見的，單從橋身量到水面就有二十八公尺，要量到水底，誰曉得還有多深呢？正因為這樣高，人們才把它叫「天涯橋」。

慕政委問王鴻恩同志說：「你們工兵組負責把這座橋架起來，你看行不行？」

「一定能完成任務。」王鴻恩同志回答得很堅決，這位身經百戰的工兵戰士，他在任何困難面前都不會低頭的。

慕政委鼓勵他說：「能完成就好，你們需要什麼，隊部一定想辦法來解決，只要咱們這裏有。」

王鴻恩同志清楚地知道，原來沒有準備要修橋，現在只是倉促中決定了這個危險的工程，而且限「八一」要通車霍霍西里，橋需要最短時間內突擊完成。修橋必要的許多東西，一時根本運不來，他們工兵組十四個人，原來也主要是